

四海

港台海外华文文学

Chinese Literature
of Hong Kong,
Taiwan and
Overseas

Sihai Series
Works No. 8

港台海外华文文学



《四海——港台海外华文文学》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秦 牧 李 庚 邢 沅
顾 问 (按姓氏笔划)

方 修[新加坡] 刘以鬯(香港)

杨 越 陈若曦[美国]

赵令扬(香港) 聂华苓[美国]

朔 望 萧 乾 黄秋耘

曾敏之(香港)

执行编委 白舒荣 李树政 张贤华
编 委 (按姓氏笔划)

马 森(台湾) 王 渝[美国]

王晋民 云 鹤[菲律宾]

白少帆 乐黛云

许以祺[美国] 许达然[美国]

许翼心 刘登翰 李子云

李鹏翥(澳门) 汪景寿

陆士清 陈贤茂 张默云

非 马[美国] 周 青

武治纯 岭南人[泰国]

彦 火(香港) 骆 明[新加坡]

施叔青[美国] 胡经之

封祖盛 陶 然(香港)

高信疆(台湾) 曹又方[美国]

黄重添 赖伯疆 潘亚墩

编委会通讯处:

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本 辑 提 要

《香港子夜》

香港，这个东方大都市，这个集机会和陷阱于一体的人生竞技场，它灯红酒绿的子夜是何等的欢闹，而夜幕的背后却徘徊着吃人的血口。小职员们倒股票小赚，不知那只是诱饵而已；小经理们想挖井陷人，不料掩埋的却是自己；一个大老板欲瞒天过海，独断股市，未知本身也只是别人嘴里的肥肉一块。香港子夜，盛着欢歌笑语，也盛着绝望与沉沦。

《路》

面对失败的婚姻，瑞沁，这个知识女性，仍不懈地苦苦追求着她的理想。而凤萍则坠身欢场欲海，恨恨地向男人报复。目睹了别人的不幸，年轻的多丽决心走一条“现代派”的新路，然而这条路也是荆棘丛生。路啊，婚姻爱情的路，千条万条，由你选择，那些在感情世界中触礁的女人们，她们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新生活？

《青春悲喜剧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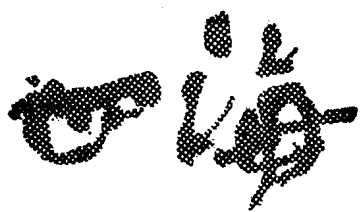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的追求不同。一个进取心非常强的女大学毕业生，因不合“潮流”而无以为业，在爱情上也连告失败；而只读了中学的阿采却左右逢源，职业自由变换，男友接连不断，后来到异国他乡去作女佣兼情妇，生活得悠然自得。是悲剧？是喜剧？

《战后唐人街的故事》

《新苗》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出版的华文杂志，它也是一本早期美国华文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史。美国加州大学民族学系教授黄秀玲女士的这篇精辟论述，对《新苗》中小说的语言、道德确定性、作者干预性、语境中的意识形态等进行了深入地分析，具有文化学的意义。

《一万元》

对生活应该严肃，不能心存侥幸。简慕贞为了凑齐结婚费用，贪污了顾客多付的一万元，却掉进了豺狼经理的圈套。摆在她面前有两条路，或者就范作经理情妇，或者进监狱，她将如何选择呢？……无论如何，她的代价都是太大了。



港台海外华文文学

作品八辑 目 录

148

黄秀玲〔美国〕·战后唐人街的故事

——论《新苗》(1947—1948)的短篇小说

附：湘 槌〔美国〕春宴

166

黄维樑〔香港〕·两岸及香港「精华游」指南

——《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》第一集导言

附：马 森〔台湾〕鸭子

陶 然〔香港〕一万元

四海艺苑

180

许以棋〔美国〕·夏阳的跃动

·樊洁兮舞出敦煌

·诠释舞者江青

·全方位的李小镜

185

吴 平〔香港〕·追踪作家心灵——舒巷城

四海艺苑

刘自立〔香港〕吕启明〔牙买加〕张荣刚〔新加坡〕

吕 开〔香港〕连登良〔澳门〕黄松辉〔香港〕

谭金泉〔美国〕黎荣照〔澳门〕萧永强〔加拿大〕

罗彦伦〔马来西亚〕

吴 昊〔台湾〕·马上艺人

封二

曾培尧 陈庭诗 赖佳宏 曹牙 赖纯纯 李再钊

封三

郑春盛〔印度尼西亚〕·花影

封四

本期文字编辑 李江南 本期美术编辑 蒋 明 本期技术编辑 董 薇

DD56/55

Chinese Literature
of Hong Kong,
Taiwan and
Overseas
Sihai Series
Works No. 8

147 145 144 143 141 137 129 116 105 47 4

小说

张君默 (香港) · 香港子夜

林湄 (香港) · 路

——三个女人的故事

张系国 (美国) · 笛

郑宝娟 (台湾) · 青春悲喜剧

曹又方 (美国) · 白球入洞

· 零度玫瑰

散文

云菁 (美国) · 凄冷的北密河畔

梅子 (香港) · 小扉常悬风雨灯

诗

潘葵邨 (菲律宾) · 中华山川景物颂

季野 (台湾) · 初雪

· 琵琶记

岩上 (台湾) · 伐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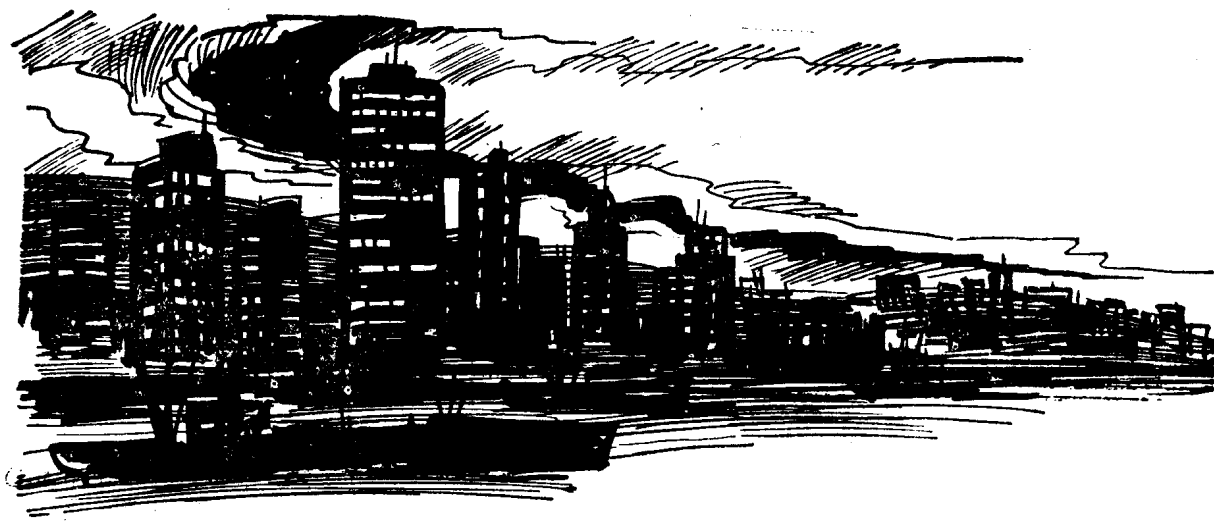
· 海岸极限

夏晶璠 (巴西) · 世界足球锦标赛

· 怀故乡松江

· 步和怀昌璠胞哥

研究与评介



大家来玩抢帽子

宏大贸易的小写字间里，冬天的下午，透进来温暖的阳光。

这一抹斜阳投到刘主任的额上，便是下午三点半钟。时间显然已经很急迫，刘主任的手指不停地拨着电话号码的键盘，额上微微沁出了汗水。

同事袁子才和朱姑娘等几个，都十分着急地挤在他身边。刚才袁子才看着区经理进了经理室，就由朱姑娘把风，将袖珍原子粒收音机放到窗边去，收听电台下午三时十五分的股市行情报告。当听到联邦地产的买盘是四元四角七五，卖盘是四元五角五，四元

五角成交时，就乐极忘形，大叫起来：

“嗨，我们的运气来了！成交是四元五角，招兴邦果然消息准得很！”

这事非同小可，股东们立刻便开紧急会议。朱姑娘计算精明地说：“上个星期的入价是三元八角五分，这么说，每股是起了六角五分，二千股一共赚一千三百元，除去买卖佣金和政府印花税，也有一千二百元的毛利。”

袁子才心里即时就算出，一千二百元分摊作五份，每份也有二百四十元。每人一千四百多元的投资，才不到一个星期，就有差不多二分钱的利润，实在是太美妙的一次投资了，于是便冲口说道：

“我说，马上卖出了吧！”

刘主任说：“这当然好，旗开得胜，先赚它一笔。不过招兴邦还没回来，就不知道

香港子夜

● (香港) 张君默

图 苏彦斌

他是怎样的意见。”

袁子才听得十分焦急，说：“只要我们多数决定就行了。该是少数服从多数的。”

“对了，要不卖，明天回了下去怎么办？”朱姑娘兴奋地怂恿着。

几个人七嘴八舌，结果取得了一致意见，刘主任急忙拨电话到股票经纪行去。糟糕的是，经纪行那两个电话，老是呜呜作响没法接得通。

“怎么？还是不通？”袁子才焦地急嚷起来，“要是招兴邦在就好办了！”

招兴邦在又怎样？这个宏大贸易行的收账员办法可多啦，他外面人面广，经纪行也认识好几间，甚至叫朋友帮忙放出也可以，但他又偏是这个时候不在。刘主任只跟一间经纪行里的一个朋友相熟，电话没办法接得通，只好急得团团转。

“已经三点四十五分啦，还有十五分钟便收市了！”刘主任抬头看看钟，又再埋下头去拨电话。一连拨了许久，忽然听得对方的电话吱吱响起来，心理扑通一跳，叫道：“接通了！”

朱姑娘透了口气，咕哝道：“我主有灵，不要跌了就好了！”

是经纪潘的声音。

刘主任忙不迭地问道：“老潘吗？你的电话好难打。我问问你，现在的联邦，什么价钱了？我想卖。”

“联邦吗？唔，买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卖。”他回答。

“哦，沽出吧？四元四角入，四元五角出，怎样？”

“噢，替我沽出吧，我是两千股。”

“两千？”

“嘻嘻，是两千。能卖到四元五角吗？”

“现在沽家有一串，可以轮候一下。不过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快点决定吧老刘，我在忙。”

刘主任生怕对方会挂了电话，忙陪着笑说：“老潘你请等一等。”接着便十万火急，问围在身旁的人：“怎样？四元五角要排队，人家是四元四角买入。快点！”

袁子才瞪着眼睛，喘息着说：“卖了吧！”

“不行，取个中间价钱不行吗？”朱姑娘急着说。

“对的，取个中间价钱吧！”袁子才也点头同意。

“喂喂，老潘，四元四角五分能沽得出吗？”刘主任忙又对着电话说。

“让我看看吧，你等一等。”对方的语气十分粗重，显然是很不耐烦了。不才一会儿，便再说道：“老刘，行了，四元四角五分替你沽出了二千。”

刘主任正待问一下交收情形如何，对方电话，早就叮的一声挂上。

“卖出了？”

“卖出了！”

一霎时，小小的写字间里，轰轰地响起了一片欢笑声。正好这时区经理推开经理室的门走出来，笑声马上便停住。

“你们干什么？”

“嘻嘻，没什么。”

区经理皱一皱眉头，出去了。

“赚得这么容易，我们该庆祝一下！”

刘主任快乐的提议。

“当然该庆祝一下。”

“吃一顿祝捷晚饭。真有意思！”朱姑娘摘下眼镜来抹眼睛，也许是兴奋得掉了泪，接着便拨电话去给她的女朋友，快乐地向人家报捷。

袁子才手舞足蹈，说：“明天收了钱

了班就到香江饭店留个地方，先打四圈牌，然后吃晚饭。真有意思！怪不得这么多人都在买股票了！”

这时电话在响，袁子才拿起来听出是同事招兴邦的声音，便告诉他：“哈哈，招兴邦吗？快点回来分钱吧。赚钱可真容易。”

招兴邦说：“哈哈，你们也知道联邦的价钱涨了？”

“为什么不知道！已经放出了！”

“嘘，放出了？什么价钱放的？”招兴邦急着问。

“四元四角五分，一股赚六角钱。”

“什么时候放的？”

“刚放出了不久。足足打了半小时电话，幸好财神爷有眼，在最后的十分钟接通了。”

招兴邦听得嚷起来：“什么？这个时间竟然放得这么低？我正在朋友的经纪行里面，人家是成出四元五角五分，收市还是四元六角！”

“喂，”袁子才在发愣，忙说，“那么，为什么刘主任打去经纪行给他朋友，会卖得这么低？”

招兴邦顿足切齿道：“唏！这还用说，分明是给人从中吃了价！”

“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你们为什么不等我的电话，就自作主张？我朋友说，看情形，还会上涨的。”

袁子才焦急的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唏！已经放出了，还有什么办法！你们这几个人，小眉小目的，怎能赚得了大钱！还要给人吃掉几个价位！”说得气恼，竟将话掷了。

二

在香江饭店八楼的伙计宿舍，间中用陈旧的屏风，间隔成几个房子，几台麻雀牌便在小房子里哗啦哗啦地搓起来。

其中一个小房子，麻雀灯下围着刘主

任、袁子才、朱姑娘和招兴邦，都心不在焉地打着麻将。这一局牌打得心情十分沉重。

朱姑娘刚上了上家一张偏章三索，凑足了九章落地，便说：“再打索子，胡出了要包牌。”

袁子才不以为意，打出一张万子，说：

“刘主任，你那个朋友，这就不老实了！”

“白白的给他吃了四五个价位，二千股是二百多元。要是二万股，岂不是吃亏了二千多元！真靠不住！”朱姑娘接过话去说。

“我跟他，是先后在几间公司共过事的了，没想到也跟我来这一手！”刘主任愤恨地说。

“就是因为你们是老乡！”招兴邦今儿是处在上风，他一开口，其他几个人便只有闭嘴的份儿，“小眉小目的，全是蚕虫师爷。你们看，今天收市，已经直升上五元了！我早说过，地产股无论大股小股，价钱全都作了大幅攀升，独是这两只会德丰旗下的信托和联邦不动，是没理由的。当然，会德丰系的作风，一向高深莫测，令人咋舌，但是近日成交量大增，而其他蓝筹股，垃圾股，全都攀到了新高价，该是轮到它们的了。但是你们——唏，我真的拿你们没法！”

袁子才等人静默着，想想要是放迟一天，便多赚一倍，说不定还会继续上升的，越想就越叫人心痛。

只听得招兴邦说：“在这样的牛市，盲的跛的，只要有胆量入市，都能赚钱，问题是多赚和少赚！我的旧同事老金，前儿不过拿着一万八千，才是三几个月，几个来回，听说就赚了一个老婆，下个月就摆酒请饮了。”

朱姑娘听得插嘴说：“我伯娘就是去年买了二千股电话，今年赚了个对开。”

“用钱赚钱，从来也是比用工作赚钱容易的了！”刘主任叹了口气，“只好怪我们没赚过这么容易的钱啦！”

袁子才嗟叹着说：“以为又不用做什么功夫，只是打几个电话，每人就有二百多元赚，在我来说，是三分之一的月薪水的了。谁知道财神到了眼前，也忙着把门关掉！怪不得说，一个人吃多少穿多少，是注定的。”

招兴邦不住嘴的又将他们数说了好一阵，然后补充一句令各人振奋的话：

“不过，财来自有方，急也是没用的，反正我们又已经摸进了个钱堆里，迟早碰上机会，也会轮到我们捞它一大把！”

众人听得乐了，像已经踏上了一条通往财富之路，都轻飘飘有如踩在云端。刘主任兴奋得叹息一声，说：

“以前的神棍替人种金得金，种银得银，不过是一派胡言；现在这种旺市，就真的是这样的奇迹。每一文钱也像是一颗种籽，撒了下去就等着开花结果，比种荔枝龙眼蔬菜还容易得多。”

“就是可惜我们手上只得那么一把小钱。”袁子才不免有点气馁，“人家一两手货是讲赚十万八万，我们只能赚一千几百。”

朱姑娘这时心里卜卜跳，因为早已在叫着三飞双辣索子牌，便提醒各人说：“还是留神点，我这副联邦，是胡定了的。”

她的话一出，听得几个人都愣了一忽儿，待她知道说溜了嘴，急忙要更正的时候，牌桌上的人，早就哄地爆出了笑声，急得她的脸直红到脖子上。

八圈牌搓完，招兴邦早就一迭连声催着伙计上菜。八圈牌下来，胜负全是小数目，他收下了刘主任的二十多块，说：

“玩牌真没意思。我最近是连周末去马场都失了兴趣。”

他这话说得没有谁不服气。因为在座几个人中，讲买股票，他是最老资格，足有四个月的历史：前儿的一手四十股汇丰银行，一箸夹中，入价是二百三十二元，放出的时

候已经是二百九十六，净赢了二千四百。立刻就买了只八百多元的石英手表，神气了好半个月，后来因为再买保华建筑等着钱用，六百元转让了给表哥。

因此，他的买股票史十分煊赫，战绩是辉煌的。毫无疑问，在这个临时凑起来的小股份公司里，是居了领导地位，谁也口服心服。

酒饭间，大家不期然又商讨再度合股出击的事。刘主任说：

“昨天我听见大华行的许老板打电话给经纪行，叫入一万股凯联酒店。今天凯联的价钱像是在十四五元之间，不知是不是可以跟一下？”

朱姑娘忙说：“千万别买凯联酒店。我有个表姑丈在它初上市的时候，十六元买了，去年底一跌就是七八元，亏了他八九万。因为这件事跟我表姑妈吵了一场，表姑妈还吃了一瓶安眠药！”

袁子才听得心里一紧，说：“那么，现在不又是给炒高了吗？前车可鉴呀。”

没料到招兴邦嗤的一声抢白道：“所以说，一些人买股票，是闭着眼睛的，有些什么风吹草动，就抛个惟恐不及，其实眼界稍为放远一点，便不至于输个焦头烂额。比如当时朱姑娘的表姑丈能镇定一点，拿着不放，到现在不是差不多望见家乡了！还有多少路呢？”

他这马后炮一放，听得各人连声称是，由心里佩服到嘴上。

这时朱姑娘便略作解释：“不过当时我表姑丈的情形是这样的：他在生意上调了十六七万元去买的，要是不忍痛在八元的时候抛出，生意上就没钱周转，那一笔亏剩下来的资金，就要做大闸蟹，给绑足一年有多。”

招兴邦撇一下嘴说：“富向险中求，这是一定的了，谁叫他当时没眼光也没运气！”接着便开始他的演说：“其实香港的

远景，显浅得像个一字似的摆在眼前。谁也知道香港的三大经济支柱，就是地产建筑、旅游和工业。别的不说，目前旅游又进入旺季，一二流的酒店房间大有供不应求之势，游客比去年同期大增，旅游协会早有数字公布，七一年中凯联已经到过了十六七元的价，试问一年后怎么还会停留在十六七元以下？”

“这么说，”刘主任问道，“凯联是值得买了？”

招兴邦忙摇头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我们本钱少，只能够速战速决，用刀仔锯大树，这样才能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。”

“那么，是不是有更好的可买呢？袁”子才急着问。

“这就要我去探听一下消息了。”招兴邦坚定地说，“买了股票就一定赚的心理，在四百多万人里面，差不多普遍形成了，何况纸币是越来越不值钱——”

朱姑娘岔进去说：“是真的，我半年前打算买一个全能自动洗衣机，问过了价钱是一千三百元，包安装。前几天再去问，同是个牌子和类型，已经要一千五百，涨了整二百块，还要安装另计。”

“所以呢，钞票贬值，股票就越来越值钱，谁不赶快买些股票？目前的情形，就是股票供不应求，所以必定天天上涨的。”

刘主任哈哈的说：“怪不得现在股票印得比钞票更多更快了。”

“这是当然啦！世界货币不稳，美元英镑，相继贬值，港币的钩挂来挂去，结果命运还是一样，要跟着贬的。别的不说，现在上下班的交通费，负担就加了一倍，但是薪水还是拿一年前的那个数字。”

招兴邦称许袁子才这一番话有些见地，点点头说：“聪明的人就赶快买股票，不买的就等于给绑着手脚挨打。”

这时吃得杯盘狼藉，伙计递上热毛巾，

各人揩了一把脸，用牙签剔着牙。朱姑娘笑着焦急地说：

“还是快点看看该买些什么吧，别讨论得那么长篇了。”

袁子才和刘主任都连声称是，招兴邦便说：“行！我明天便请一个跑股市的记者朋友吃顿饭，探问一些消息再作决定。”

“应酬费开到公数上来好了。”刘主任说。

“这是当然了。”朱姑娘兴奋地在催促，“快点吧——不过，我们的本钱，像是太少了一点。”

“对了，就算得到了些什么好消息，大价股买不起，细价的也只好可以买二三千股，根本就派不上用场。”招兴邦点头说，接着建议：“我看，不如还是由刘主任统策统筹，每人合股五千块，五个人，五五二万五，好运用一点。另外我会到相熟的经纪行去钻钻门路，看看是不是可以取到个‘孖展’额。”

刘主任听得十分兴奋，说：“听说人家做margin的，拿着一万块就可以买二三万块的货。”

“我有个女朋友的丈夫，就是拿着三万块放在经纪行作接头，一手货动辄就是十万八万的买进和卖出，转眼间买卖就越做越大。”朱姑娘说着，眸子里闪出动人的光彩，看起来，这一瞬间她显得特别漂亮。

袁子才也兴奋得浑身灼热，两额红通通的，神采飞扬：“那么，招兴邦，你是有办法的人，快点去钻钻门路吧。”嘴里这样说，心里却在盘算着是不是有办法凑得足五千元去占股份。这件事，也许该跟他的女朋友商量一下。

三

今晚袁子才心情十分愉快，拉着女朋友华安妮的手，经过金饰行，硬要将安妮带进去。挑选了好一阵，结果以一百七十块钱买了一只白金戒指，套到了安妮的手上去。

“我看你一定是打麻将赢了钱。”安妮娇憨地说。

“不，”他含着笑摇摇头，“你不会猜得到的了，我是刚赢了二百多块股票。”

华安妮掠一下长发，奇怪的瞪住他：

“什么？你也买股票？”看见男朋友神气的一笑，又问：“你有钱买？听说买股票是要很多钱的。”

“我只是和公司里的同事合股，每人拿出千多块，合起来七八千块买了两千股细价股，才是几天，每人便赚了二百三四块。”

“真的这么好运气？”华安妮快乐起来“近来到处都听见人家在谈股票。我知道我们洋行里也有些同事买了，大概也赚了钱的。”

“就是了。买的人多，蓝筹股来来去去都是那一个数目，新的股票又印不了那么快，所以越买越贵。比如我们刚卖出的那只联邦地产，前天卖的时候是四元四角半，昨天已经升到四元九角，今天听说已经是五元二三了；卖迟两天，我们每一份就可以赚够一千了，你看多可惜！”袁子才说得啧啧摇头，惋惜不止；接着，便将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的赚钱事例，说了一大堆，最后总结说：“所以说这是个用钱赚钱的世界。”

华安妮也有同感，但她说：“听人家说，股票本身本来是不很值钱的，只是给买的人买贵了的。”

“这是当然啦。股票是一种商品，价格是看供求关系来决定的，比如恒生银行的股票，纸上印明白了，每股只是十元，但是推出来给人申请的时候就升水至一百元，才一上市就给买到一百八十元，现在已经涨到二百多元一股了。不要说贵，全都是这样的了，贵买贵卖，买了的人仍然可以赚钱的。”

“我大哥也买了一些，不过他钱不多，赚也不会赚得了多少的。”华安妮说，“听人家说，股票是将地产买贵了，所以现在的

楼价很贵，单是租个小房间，也要四百元租金，多厉害。”

袁子才叹了口气，望着女朋友妩媚的眸子，说：“安妮，我们要不是因为钱的问题，早就结婚了，是不是？”

华安妮闪了一下眼睛，抿嘴一笑：“急什么，我又没有说过不等你。”

“我想过了，要是等我事业有成，就不要等到哪年哪月。别的不说，单是希望洋行加点薪水也就难了。”

“你们经理，今年还没加薪的意思？”华安妮关心的问。

“加？”袁子才苦笑起来，“我们区经理近来暴躁得不得了，动辄便发脾气，找职工的错处发泄，不裁员减薪已经好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生意不好吗？”

“比去年差远了。事实上，国际金融动荡，币值不稳，出口生意又是很难做的。”袁子才说到这里，满肚的牢骚忽然给原来的那分新希望所掩盖，语气一转，又愉快起来，“安妮，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安妮望着他，一脸的妩媚令他失神。

“我是这样想，眼看许多人笨头笨脑的，也可以在股市里赚到哈哈笑，我自问不会比他们笨得了多少的——”

“你也想在股票上赚点钱？”

“就是了。我们公司营业部的同事招兴邦，这三五个月，少说也赚了一万几千；前儿才发起叫我们同事合股玩玩，每人也轻易的赚了几百。现在我们五个同事，是想做大大一点，每份五千元合股。招兴邦又有办法在一间相熟的经纪行做仓，即是说，凑到了二三万元，我们就可以买七八万元的货。不少人也是这样越做越大的。”

“你也要合股了？”华安妮看看男朋友竟也狂热起来，不免有点儿忧虑。

“我就是还没凑得够钱。”袁子才有点焦急，“招兴邦刚探听到一个消息，说信昌

会给外资公司收购，现在市价是十元左右，要是消息传到了市场，就会抢升到十四五元也不奇怪的。”

“真有这么好的消息？”华安妮眸子里闪着疑惑的神色。

“是真的。招兴邦自己已经入了二千股；明天我们的公司，也打算买，就是看看谁愿意再做股份。”

“我有三千多块存在银行，你也知道的——”华安妮迟疑地说。

“我就是跟你商量这件事，你看看是不是可以借给我。本来我知道我妈妈也有几千块积蓄，一来是存了定期；二来，知道我要买股票，你也知道她的糊涂想法，以为买股票是件不好的事，不一定肯提出来的。”

华安妮惶惑地闪了闪眼睛，说：“你要是认为有把握的，我明儿就拿出来给你。”接着又补充：“我本来是打算积蓄起来，等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一块拿出来用的。”

袁子才兴奋得捉住她的手，鼻尖沁着些汗水，“安妮，说不定我们的运气要来了。这个白花花的浪头，才一会就不知抛高了多少人。我也不想要很多，能赚一两万块固然好，就算是一万八千也好，我们就可以提早一点结婚了。”

这时，华安妮也给感染了，憧憬的光辉，透在脸上。

这张轮廓清秀的脸，眼盖上淡淡地涂了点浅绿色的眼影，使那双明澈如水的眼睛更见动人；两片薄薄的红唇含着幸福的微笑，很淡很细致的化妆，使她倍增妩媚……袁子才越看就越爱，恨不能立刻就结婚。

结婚是要钱的，房租、家具、生活费用，还有孩子来了的时候，安妮不能再出去工作，凭他那六七百块钱的薪水，不知是够交房租还是够买奶粉……然而这些苦恼，看来已经不成问题了。

四

一九七一年的夏天，香港的股市，对于外来资金，起了极大的吸引作用。“过江龙”便挟着它的资金和神威，将一只票面值二角五分，并且长期没有市场成交纪录的欧得娱乐公司的股票，全数以面值收购；以此作为奠基，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组合，以新面目再度在市场流通的时候，市价暴升何止数百倍。自此，一阵收购狂潮，迅即席卷股市。一时间，收购消息满天飞，难分真假，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热闹，炒友们奔走相告。

“经纪陈跟我说，某某准备收购某某某。近几天来某某某的成交额大增，是蠢蠢欲动的征兆，千万留意，别说好朋友没关照过你。”

说的人压低声音，翻起手背掩着半边嘴巴，听的人侧着耳朵，嘴巴张得老大老大。

宏大贸易行这几个同事，七二年初就是十一元买了五千股信昌，付出二万五千元的接头，做了五万多元的仓。

果然吉星高照，不旋踵，平地一声雷，信昌做价，直线上升，五月初抢升到十三元，六月剧升至二十元，七月初成二十三元，到月底，已经稳定在二十七八元的高价上。

不幸的是，升到十二元的时候，朱姑娘就提议放出，结果在十二元五角的时候，刘主任也有点动摇。商议之下，来了个折衷办法，只先沽出二千，赚了三千元。到十三元的时候，连袁子才也按捺不住，一片声的吵着要全部沽出，认为到底是街外钱，先放进自己的银行户口里妥当一点。只是招兴邦和另外一个同事，认为反正赚了，何不再赚多些，争执了两三天，最后是在十四元五角全数沽清，再赚进一万零五百块，合共是一万三千五。除掉印花佣金和一个月左右的利息，净赚一万二千，斩获十分可观。只是到了支票兑现后不多几天，信昌的股价，已经

跃升到十八九元时，招兴邦天天看行情，就天天的埋怨咒骂。袁子才他们，已经在跌足兴叹；看着转眼间又上升了一大截，好端端的一万几千块钱流进了别人的口袋里，痛心得夜夜合不上眼，一时大家的脾气都又兴奋又暴躁，言语相左，初而对骂，后来拍着桌子，差点儿便动起武来。

结果是化干戈为玉帛，一顿祝捷晚饭之后，大家又兴致勃勃在打听消息，商量着买进和卖出。

近来的股市有一个趋势，四间交易所大批新股分推出上市，甫一挂牌，一元票面值的细价股，无论升水或未经升水的，都一律作三级跳；一个上午，就跳升三四倍，甚至六七倍的也有一。股抢购热潮，喧闹得不得了。

这时袁子才已经给锻炼得眼明手快，又知道了一位旧同学在经纪行做上市代表，电话直接打到市场去，总比先经过经纪行再转接，便利许多。经由他作买卖手，几个回合都表现得十分出色，例如信和地产上市的当日，他能在开市后一小时，当上市价跃升到三倍的时候，以四元一股的价钱，抢入了四千股，两天之后上升至八元的时候，以最接近的价钱放出，替公司净赚进了一万五千元；接着，又在菲立斯矿务以四角四分上市，抢升至一元二角的时候，精明果断的入了二万股，到了一元九角就放出。之后，看着该股冒升至二元二角，正在暗抱抱怨还是放得太早的当儿，竟是逆市而下，三数日间暴跌回六角几分。至此，就算连一向自以为经验过人的招兴邦，也不能不服膺他的判断准确、目光如炬、有如神助，其他的同事，就更不用说是佩服得叫他做财神。

每天上班时间，正好是股市的开市时间。他们一班同事，给工作缚在写字楼里，只能用电话频频的打到经纪行和市场去问价钱，很不方便。有时对方的电话忙碌，等得问到了市价的时候，也许高潮已过，大眼看小眼的坐失良机。袁子才就曾经暴跳着说，

“倒他八辈子的霉，这分工真累事。”

这是实情，要是不用上班，跑到经纪行或者“金鱼缸”边去，把握着那个机会，一两手货，做“一日鲜”，早上进下午出，免浆烫，怪水怪力，每份分摊下来，就是一千有余。写字楼工作一个月又能赚得了多少薪水？

这期间，同事高小扬，早就辞掉了工作，起初大家还以为他另有高就，不久才发觉，原来是跑了出去做“缸边客”。

袁子才也曾经说过要辞职，但是较为持重的刘主任劝住他，说到底还是有份正当职业的好，以免招人闲话，受到无业游民之议；要赚钱仍然可以赚下去，只须大家想出个比较妥善的办法来便行了。

朱姑娘她们两个女同事，更怕让这财神走掉，从此失去倚靠，也好歹劝住他留下。

为了解决面对的难题，刘主任抽尽了一支烟也想不出好办法，倒是朱姑娘说：

“我们可以观着区经理不大留神的时候，轮流着溜出去。反正经纪行和市场，也是很近的。”

招兴邦得到启发，便进一步提议：“这样吧，我和袁子才轮流着做出市代表；但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份内的工作——”

刘主任和朱姑娘几乎是异口同声接过去：“由我们代为办妥好了！”

“这样就方便多了。要是区经理偶然问及人去了哪里，你们就说是上了洗手间，要不，就是到外面去买案头用品。反正我们写字楼，又是连杂役也没有的。”

商议妥当，就真的开始实行，由招兴邦和袁子才去做“上市代表”。这所谓上市代表，就是去挤经纪行看闭路电视和粉笔牌价板，遇上形势紧要，就挤到“金鱼缸”边去。

股票市场，自从镶上了透明的大玻璃，让市民可以在参观室里看到里面的交易情况后，不知道是哪个聪明人，将股票市场称为

金鱼缸。当牛市持续，高潮迭起的日子，就有成千上万的炒友，相继涌进参观室去，抹着汗水。踮着脚尖，将脖子伸得长长的，做了缸边客。

袁子才去做缸边客的时候，照例携备了不少用品，一架二倍半的袖珍望远镜、一瓶古龙香水，另外是一瓶芬芳药油。望远镜是用以摇看缸内交易牌板上的数字；就算是参观室内闭路电视的荧光幕，播映出来的数目字，也是缩得很细小的，有时人太挤，便得使用望远镜。古龙香水和芬芳药油，是用以辟除室内男女的汗臭狐臭，也许更浓的是铜臭。

这样溜出去的办法实行了不久，便见区经理时常带着狐疑的神情，问来问去，像是给看出了点端倪。精明的招兴邦便又想出了个好办法，就是每当谁溜了出去，就一定点上一根香烟，搁在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边，烧完了又再点。

这方法很有效，区经理就是有两三回看见袁子才或是招兴邦不在，起初脸色不好，及至看见桌上香烟缭绕，以为不过是进了洗手间或是进了货栈，疑团顿释。待他离开，大家就哈哈大笑，连泪水也进了出来。

五

区经理这几天，喜怒无常，就跟年晚的股市一样。刘主任观察敏锐，发觉他的情绪，是随着股市指数的升降而变化，十分准确。

当恒生指数两天之内，由九百六十点下降至九百一十点时，区经理的脸色就一片黑紫，脾气十分暴躁；不过这种时候，大家也无心去欣赏了。

“外面的账怎样了？”这天区经理的气色当然不好，将营业部的招兴邦唤进经理室，劈头便问。

招兴邦早有心理准备，随即回答：“难收得很，连华生公司的账，也一样拖欠了下

来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！”区经理急躁起来，“你怎不抓紧一点？快新历年了，往年他们都是清了过年的。”

“但是今年情形不同了，听说，周老板和庞经理也在炒股票，这一回市，给绑住了不少资金，做了大闸蟹！”

“真他妈的，他们做大闸蟹我就不做大闸蟹了？”

招兴邦陪着笑：“现在市场的银根，普遍都比较紧，那些人就算不做大闸蟹，也是宁愿把钱拿进股市去炒一炒的。”

区经理十分烦躁，小雪茄不知什么时候熄了火，用刀吸着也没个动静，便掷进废纸篓去，问道：“你能不能多跑跑？别老是走出去蹲在经纪行看黑板！”

招兴邦没料到自以为聪明的办法，竟给区经理一语道破，便涎着脸，嘻嘻地笑：“我其实是去跑得很勤的，但他们就是使用拖字诀，不肯付，有什么办法！”

“这年头真他妈的！”区经理一挥手，悻悻然地说着，将一张信笺从抽屉拿出来，丢到招兴邦跟前，去，“你看看，连我这五百尺的写字楼，也要加到四千块的租，做业主的为什么不去抢？”

招兴邦拿起信笺一看，是这幢商业大厦的业主寄来的信件，印刷的是中英文对照的加租函件，说明他们宏大贸易行所租赁的单位，明年二月就租约告满，届时将加租百分之百。

“没办法。”招兴邦漠不关心地将信笺放下，“大家在炒地产股票，把地皮炒贵了。听说，一万块钱一尺的地皮也有了。”

“炒吧炒吧！”区经理又摸出一支小雪茄来点火，“大不了就不做生意，关了门也去跟他们一起炒，炒不赢他们我就不叫做区大鵬！”

正好这时候，袁子才拿着文件撞进经理室来，看见招兴邦在暗里向他扮鬼脸，示意

叫他出去，再看看区经理额上青筋鼓胀，连嘴里的小雪茄也咬破了，发狠地将苦涩的烟吐吐到地上去，就知道情形不很妙，正待退出，猛地给区大鵬唤住：

“袁子才！”

“喂！区经理！”

“你们这伙人，炒股票炒得好热闹吧？别以为我老在经理室里不知道！”

招兴邦和袁子才有点失措，发窘地在赔着笑。

“告诉你们，”区经理气在上头，瞪住他们说，“办公时间，以后不许用写字楼的电话炒股票。有事情出去，要经我的批准。”

空气一霎时凝住。一秒钟后，首先是袁子才不在乎的耸耸肩膀，笑道：“这规矩对我的收入影响很大，我向区经理辞职。”

招兴邦也哈哈的笑将起来，附和着说：“我也是！”接着又补充，“看起来，外面的几位同事，也会步我们后尘的，他们早就因为一年也没调整过薪水，有些意见了。”

区经理瞪着他们，呆了。

电话在响，他拿起来，听到的是经纪行的朋友向他报价：“区经理，老爷车要变快车了，刚做上五十六元五角，你的货怎样？”

“嗨！真的要发动马力了？”区经理爆发出笑声来，嚷道：“这部老爷车，慢吞吞的，载了我一个月，我快要不耐烦了！哈哈，现在怎样？买家多不多？”

“刚才热闹了一会，现在又像是有些闪缩了。买盘有三档，入价是五十五元五角，五十六元五，沽家就有一串。”

“那么，替我先走五千股啦……”

招兴邦跟袁子才打个眼色，窃笑着悄悄退出了经理室，立刻便拨电话进市场去问价。

朱姑娘读着午报，忽然叫起来：“喂，又有新股要上市了！”

招兴邦放下电话，立刻扬着声音问是只

什么股。紧接着，几个同事放下手边的工作，凑了上去。

“又是一只配给股，连公开接受申请的手续也省了。”刘主任在摇着头，“这些救济品，每间经纪行分配一份，那些经纪，又多一笔进益了。”

招兴邦细读着那篇推介文章，嘴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羡慕得了多少？不然谁愿意二三十万元买一个经纪牌！”

袁子才兴致勃勃地问大家：“有没有兴趣抢进三几手玩玩？我可以在上市那天，开市之前就关照我朋友替我落盘。”

“到我们手上的时候，一元一股配给，恐怕已经变了三四元了！”朱姑娘不屑地说，“那些人，那有不自己先捞一把才放到市场外面来的！”

招兴邦说：“三四元又怎样？我们又不是没赚过高富置业和宇宙船务！难保不会一两天之内就给炒上七八元？”

袁子才正在点头附和招兴邦的意见，蓦地愣着眼珠子说：“这只香江企业，名字好熟悉！”接着将报纸抢过去，细读全文，显得激动起来，“噫，怪不得了，原来是我表姨丈的公司！”

他这一说，惊异和兴奋，就像洪水一般，由四面八方向他淹过来。大家快乐地嚷道：

“去问你表姨丈要三五万股回来吧！”

“反正他也是一元一股，配给经纪！”

“我们可以凑一笔现金去换的……”

袁子才得意的告诉他们，“这个香江企业董事长高福述，以前是我三叔五金铺的小伙计，后来和我表姨妈结了婚，穷得常常要来跟爸爸借三几十块钱。那时候，他还很巴结我，每次来的时候，一定买一两块波板糖什么的……”

大家听得十分入神，脸上都升起了期待的殷喜，张着嘴巴兴奋地要争相说些什么，但又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把话插进去。

等到袁子才洋洋自得的说完，七嘴八舌，立刻就吵成了一片，意思都是催促着他千万别错过这个发财的好机会。招兴邦还在说他有了这门富贵亲戚，也不去走走，竟要到宏大贸易行来做个没出息的小职员。

只有袁子才心里知道，他们这门亲戚，不来往多时了。不过他想，母亲和表姨妈，到底是姐妹，以前大家穷的时候，来往是很密切的。实在他也不很清楚，父亲死后，两家是怎样断了来往的，现在又不是去求他们什么，那些配给股反正是既出之物，大家亲戚一场，叫母亲去和表姨妈说，然后由表姨妈去问表姨丈，纵是三五万股抽不出来，一万几千也是好的。他才不会那么笨，拿回公司来将利润跟他们均分，不过要是表姨丈出手慷慨，他也会拿三五千股回来，好增加一下他的威信……

六

袁大婶近来心里很高兴。她本来看见儿子在洋行赚那六百元一个月的薪水，物价又一天天的越涨越叫人皱眉头，真不知道儿子要将人家的闺女拖累到什么时候才结婚。

儿子很懂事很孝顺，她是知道的。起初出去做事，每个月也有一百几十元拿回来给她，她哪会就花用了去？全都暗里替儿子积蓄起来，想着日后要办喜事的时节，好帮儿子一把。只希望自己能像几年前那样，手脚勤快点就好了，可以多替别人缝点衣服，多赚个钱。无奈岁月不饶人，眼睛和指头越来越不听使唤，要快也快不来。心越急，手和眼就越慢；更糟的是，入夜后要在灯下赶些功夫，就头晕眼花；天时转变，就腰酸背痛。看着钱不能赚，物价房租天天地涨，自己的入息怎样也追不上去，为此十分泄气。

别以为她老人家躲在家里，外面的事就什么也不知晓。缝着衣服的时候，她听听收音机，晚上偶然看看隔壁的电视报导新闻，又认得几个字，会看些旧报纸，便知道这年